

机械人生

Machine Man

「澳大利亚」麦克斯·拜瑞 著

胡彬 译

Max Barry



Machine Man

机械人生

[澳大利亚] 麦克斯·拜瑞 著 胡彬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机械人生/(澳)拜瑞著;胡彬译. —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329-4277-0

I. ①机… II. ①拜… 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895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3-56 号

Machine Man by Max Barry

Copyright © 2011 by Max Barry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机械人生

〔澳〕麦克斯·拜瑞 著
胡彬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48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277-0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小的时候,我梦想成为一列火车。我并不知道这个梦想会那么与众不同,别的小孩子只会拿火车当玩具,没人想变成火车。他们喜欢铺设铁轨,不让火车掉下来,看着它们穿过轨道。我真是没法理解。我喜欢假装自己的身体是两百吨的钢铁在一往无前,幻想着自己是活塞、气门,甚至是液压压缩机。

“你是说机器人吧,”我最好的朋友杰瑞米说,“你是想演机器人吧。”我从未那样想过。机器人的眼睛都是方方的,臂膀活动很不自如,而且常常想毁灭地球。它们从不干好事,总是祸害人间。它们的用途也太过普通,我从来就不喜欢机器人。它们是邪恶的机器而已。

我醒了，伸手去拿手机，但是没摸到。我在床头柜周围找了找，柜子上堆着好多小说。我是早就不读它们了，我已经改成电子阅读。手机不在。我起身开了灯，爬到床下，说不定手机在夜里掉了下去，然后不小心弹到什么奇怪的地方去了。我睡眠惺忪，蜷着手臂在地毯上来回摸索，希望可以找到，却搞得尘土飞扬，我咳嗽起来。我还是不死心，暗想，手机是不是被人偷了啊。要是有人闯进我家顺走我的手机，我应该能醒过来的。我一定会有的。

我走进厨房，其实就是个灶台间，我的公寓并不大，但是很干净，因为我从不做饭。我满怀希望可以在那儿找到手机，却再次失望。我又朝客厅瞄了瞄。有的时候我会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玩手机。也许手机掉进了垫子中间，非常有可能！说不定就在那儿呢，只是看不到而已。我打了个激灵。我没穿衣服。客厅的窗帘没有拉上，窗口面对着大街。有的时候会经过遛狗的人或是上学的孩子。我又打了个冷战。我该穿上衣服了。我的卧室在六英尺以外。但是手机说不定近在眼前。我捂住我的下身跑到客厅，把沙发垫子都扯下来。我看到了黑色塑料，我的心狂跳起来，但那不过是个遥控器。我趴在地上，在沙发下面摸索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我的屁股上，火辣辣的痛。真希望窗外没有人。

咖啡桌面上没有东西，桌子下面装满了参考书，有了谷歌之后，我再也没有翻过它们。不知怎么的还有一本电话簿，要砍伐耗费多少的树木，浪费多少纸张，才能做这么一个效率低下的信息传递平台啊。手机还没有找到。我坐直了身体，窗外有狗在吠叫。生平第一次，我希望自己装了固定电话，这样我就可以打个电话到手机。我看

了看电视机上面，那里空无一物，或许我把它放在了那边，然后有了轻微的地震，手机又掉了。我跑过房间，和一个正在跑步的女人目光交汇，她的脸抽搐了一下，也可能是因为跑步累的。在电视机后面是个线控电子游戏机，但还是不见手机的踪影。它也不在餐凳上。我又在床头柜、地毯以及所有我找过的地方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我的牙齿打着冷战。我不知道今天天气会如何。也许会下雨，可能会很潮湿。我一无所知。我有个桌面程序，但是打开它需要好久，超过一分钟呢。我得在不知道气象条件的情况下选择今天的着装，简直疯了。

我去洗了澡，有时候解决问题就不能一直纠缠，你得暂时跳出来，退一步。热水淋在我头上的时候，我开始一步一步回头想昨晚自己的一举一动。我加了班，两点左右到的家，我应该没有吃东西，上床就睡着了，根本没用到手机。我知道了，手机一定在车里。肯定是这样。我关掉了花洒。我还没有擦肥皂，也没有洗头，只是冲了冲水，不过这样应该也能洗干净八成了，算是干净了吧。我在腰间系了条浴巾，从厨房拿了钥匙，走出公寓。楼梯间冷得刺骨，我在打开地下车库的门时，浴巾差点掉了。我的车停在六号位，我一眼就可以看到车里的手机架子上没有东西，却还是用遥控器开了车，爬了进去，在车座位之间摸了一番。我真不敢相信自己没用手机导航，就一路开回来了，也许我确实可以不用导航。有时候我会把手机忘在口袋里，停了车摸到它才发现。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昨晚我很可能都没有摸过口袋。手机可能在任何地方，哪儿都有可能。

我盯着风挡外的水泥墙，想着我的手机一定在单位里。我应该

是把手机掏出了口袋，因为进入四号实验室的时候，是不能携带电磁设备的。它应该在我的办公桌上，谁都可能拿走。也不会，那边到处是摄像头，没有人会偷我的手机。尤其是如果我很早去的话，就更不会丢了。想到这里，我就去摸手机想看下时间，唉，它不在啊。现在我完全是个睁眼瞎。我拿钥匙打开引擎，发现自己只系了条浴巾。犹豫了一下，我还是不情不愿地把钥匙拔了出来。我下了车，拉好浴巾，三步并作两步地上了楼。

开车的时候，我双手紧握着方向盘。太阳从挡风玻璃外刺进来，嘲笑着我穿的线衫。穿多了。到了路口，我不知道该走大道，还是沿着公园开。不知道哪边不太容易堵车。好久没有看新闻头条了，说不定哪儿已经开战，或者地震了呢。多年来，我第一次打开收音机，里面絮絮叨叨地说着哪儿有地毯降价。收音机真是做广告的好媒体啊，里面问我想不想赢几千块的奖金，我根本不相信这些广告，于是关掉了收音机。真希望手机就在我手里，我都没有想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希望有机会可以拿它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它的用途太多了。

大道上车堵死了，我一点也不意外，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浪费时间。终于我的车开到了科学园区。我飙车经过研究院，机械制造厂。在路的尽头，河滨处就是美好未来公司了，这地方是个六栋八层的大楼连在一起的建筑群，前方是宽阔的草坪，其他地方到处都是铁丝网。其实地下的部分更为庞大，你只是不知道而已。在栅门外，我失手掉了自己的门卡，不得不下车把它从地上捡起来。一个保安从他的岗亭里走出来，我想挥手让他走开，这个时候我可没那个心情聊

天。但是他还是走了过来。“早上好哇，先生。”

“我拿到卡啦！”我刷了卡。栅栏升了起来。

“您一切都好吧？”

“是啊，就是卡掉了。”一阵热风吹了过来。我试图脱掉线衫，但是我的门卡卡在了袖子里，又掉在了地上。我终于脱掉衣服的时候，保安已经把卡递了过来。

“今天真热。”

我看了看他。这话听起来像在讽刺我因为信息缺失而做出错误的着装选择，但是我也不能肯定就是这样。我张嘴想向他问个明白，但又觉得根本无所谓。我拿了卡，进了车，开进了美好未来公司。

我刷了卡等电梯，想进 A 楼。公司特别爱刷卡。在美好未来，不刷卡你都上不了厕所。曾经有个女员工因门卡失灵，被关在走廊三个小时。走廊里人来人往，但是没人有权限放她出入。用你的卡让别人进出在美好未来是大忌，他们会因此解雇你。在安保部门审核身体特征通过之前，大家能做的，就只是给她带点吃的和喝的。

我通过了中庭，里面已经满是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年轻人和穿着西装和裙装的年长一些的经理了。在中央电梯那边有个黑发的年轻女士，可能是市场部或人事部的。电梯的按钮已经亮了，但我还是想过去按一遍。我停下来想了想，因为那做法完全不符合逻辑。但我还是过去按了，因为，说真的，这没什么坏处啊。我又没有做别的什么。手退回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位女士看着我，然后又移开了视线。我意识到之前她看到我走过来的时候想要微笑，她往后看了看，

见我没有任何反应，就看往别处了，是我反应太慢。我们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我摸进口袋找手机，嘶了一声。她对我说：“总要等好久，对吧？”

“不是的，我手机丢了。”她的眼神很迷茫。“所以我才……”我的声音越来越小，然后是死寂。

“它们都停在三楼。”她说。依照数字的显示，三部电梯都停在了地下三层，第四部也即将到达那一层。“这些工程师啊，还以为他们能合理分配电梯呢。”她微笑着说，“我是丽贝卡。”

“嗯。”我说。我对电梯的算法很熟悉。只要有人按，它们就会往同一个方向送电梯，然后再让它们反向运行。本来应该是很高效的，但是还有一个备选方案，就是让人们在进来之前输入目的楼层，这会让制定程序的人做出更智能的决定。问题是，系统是可以赌一把的。人们发现只要猛按按钮，电梯就能到得更快。我不知道电梯闲着的时候会从一个方向去往另一个方向。我倒是觉得延迟其中一个电梯而形成时间差更能创造效益。一趟的路程可能减慢了，但是之后的人就可以获益。我可以计算一下。我刚想说说我的想法，却发现部电梯已经到了，丽贝卡走了进去。我跟了上去。她把她的背包紧紧地贴在自己身前，感觉好像很紧张。我想找个话题，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总要等好久，对吧？”这是她之前对我说的话。她在组织传播部的楼层下了电梯，头都没有回。

我不擅长交际。只要进行评估，在社交那一项我的分数一定很低。我之前的老板给我在人际移情上打了零分，她还算是经常跟工程师打交道的。我注意到若有人开派对，绝不会邀请我。在开会的

垃圾时间，我身边的两个人都只会跟另一边的人聊天。我好像就会排斥他人。我不是说恶心的那种，而是像磁场一样。他们靠得越近，我排斥得就更厉害。

我是个聪明人，会循环利用资源。一旦发现流浪猫我就会送它去动物庇护所。有时候我也会开玩笑。如果别人的车出了故障，我也能仅靠听声音就告知他们问题出在哪儿。我喜欢小孩子，除了那些对成年人没礼貌，家长还站在一边笑的孩子。我有工作，我有自己的公寓，我很少撒谎。这些品质就是我听到大家都在寻找的。如此一来，我只能认为自己一定还需要别的什么，别的一些被人提到的东西。因为我没有朋友，跟家人也很疏离，十年来我从来没有约会过。有个实验控制室的男人，曾经开车撞死过一个女的，都有人邀请他去参加派对。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走出电梯，刷卡走进玻璃屋。这地方被唤作玻璃屋是因为透过它能清楚地看到附近的实验室，不过其实它的四壁都是染成绿色的聚碳酸酯塑料。之前它们是玻璃材质的，不过后来发生了一起跟泼洒的烧杯、病毒杀伤武器以及用办公室椅子当逃生工具的慌了神的技术人员相关的事件。我听说过两个版本，其中一个，说病原体本来是无害的，只是想警告一下有关人员。另一个版本则说，在大楼封闭前，有两个人毙命，之后有人往实验室释放毒气，又有六个人宣告不治身亡。这事发生在我来这里之前，所以真相不得而知。我只知道现在的墙壁都是塑料的。

门一打开，我就发现我的手机不在桌子上。我在文件里翻找，希

望出现奇迹。我翻遍了所有抽屉，跪在塑料地板上，然后又慢慢顺着所有的水平表面找了一遍。我跌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我一直想着手机会在办公室里，却没有考虑别的可能性。我再在家里好好找找会死吗？电话可能就在床头柜上，卡在小说的中间。我自以为找遍了，但是可能还不够彻底。我又睁开眼睛，转着我的转椅，一点一点地扫视着办公室。什么都没有。我突然有了主意，拿办公室的电话拨打手机。但是我的手指却完全按不了号码，因为我不知道号码。号码都在手机里，一切的一切都在里面。我呆坐在那里，不知所措。

我的实验室助手到了。我有三个助手，杰森、埃莱娜和凯瑟琳。只有凯瑟琳不是中国人。本来我该在他们工作的时候给他们指导，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做。我知道他们对我也很失望。他们进了世界上最让人振奋的研究实验室，却摊上我这样的导师。

他们穿着白大褂，满怀期望地站在那里。埃莱娜看了一眼凯瑟琳，凯瑟琳翻了翻白眼，然后埃莱娜挑了挑眉，好像在说，我就知道。我一五一十地看在眼里。我应该走过去，但是对他们咆哮“别挑眉毛”似乎有点傻。他们也许知道不该这么做。杰森就没有那么麻烦。如果你直接问他，他便会有什么说什么。

埃莱娜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该开始做什么了？”

她又瞄了一眼凯瑟琳，手指向玻璃——其实是塑料，还有外面的实验室。“当然是做耐受性实验。”

我们本该用辐射轰炸轻质的碳聚合物。我们想看看它会不会融

化。前三次实验，它都化掉了。看着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从专业角度看，这真让人泄气。这次搞不好还会化。可我现在不想看聚合物化掉，因为我的手机不见了。但是我还是站起来去拿我的工作服，因为毕竟这是我的工作。

杰森拿出了聚合物，我刷卡进入四号实验室，打开夹板的电源。这个夹板是一对液压的钢板，可以牢靠地抓住东西，而且不会融化掉它们。房间里还有一架光谱仪、小型加速器和很多支持设备，都用跟手臂一般粗的缆绳挂着。我掰动操纵杆来让夹板就位的时候，依稀看到埃莱娜和凯瑟琳在玻璃房里四处晃动。我在想她们有没有看到过我的手机，我应该问问的，但是我得集中注意力干手里的事情，因为夹板已经越来越近了，而且这玩意很重，运动速度是每秒钟一分米，绝对会伤到你。有一次它在我大腿上留下瘀青，三个星期才痊愈。那次是我自己不小心，设备有保护措施。但是最最重要的保护设施是你自己的大脑。公司有预设，所有能进入这个实验室的人都足够明智，不会去碰那些烫的、尖的，还有动量很足的物体。

夹板就位了，我按下一个橡胶按钮让两块钢板更靠近一些，我听到了警报声。然后是橙色的告警灯亮起。总是会这样。这种警告我已经不在意了。在等的时候，我想了想电梯里的那个姑娘，我应该告诉她电梯的算法，她也许会感兴趣。她也许会说，我都不知道呢。等我们到了她的楼层，她或许还会把手放在门口不让电梯门关上。

我看到了手机。我一直念叨着它，有那么一刻都不确定它是不

是真的在那里。但是它在，在光谱仪的上面。现在全都想起来了。昨天加班，在口袋里找笔来着，发现手机还在口袋里，这样是违反规定的，但是都无所谓了，因为手机找到了，我伸手去拿。我的手指都要碰到它了，然后我的腿碰到了金属。我往下看，我在夹板里了。板子碰到了我。它们比我设置的还要靠近。几秒钟前我就该按停止键，我听到了告警音，也看到了旋转的橙色灯光，我开始往后撤，状况还不算特别危险，板子运动的速度很慢。可惜那只是我的错觉。缝隙在线性缩小，根据相对论它实际在加速。我的大腿夹在了里面。我侧过身想抽出来，左脚的鞋子卡在了里面。我拔出来，但是右脚又被卡住了。我没有考虑到自动增强反馈回路，两块钢板不断地阻碍着我的活动。已经没有足够的余地犯错了。我竭力挣脱，面朝下摔在了地上。我扯出一条腿，但是右边的鞋子还是卡在里面。我抓住自己的大腿往外拉。在架子上面，透过绿色的玻璃，我看到凯瑟琳和埃莱娜骇然地张着嘴。在她们身影之间，我看到了我的手机，毫发未伤。

我感到了无法忍受的压力，小肠似乎都要从耳朵里挤出来了。我没有听到别的声音，告警音遮住了一切。但是我能看到鲜血喷射出来。在橙色的灯光下，它看起来是黑色的。

在夹板的运行过程中，出于安全考虑，实验室会自动上锁。我不得不撕掉衬衣来包扎出血口，我在地上蹦跳着终于够到了控制阀。老实说，大家都在尖叫，我按了停止键。告警音停了，橙色的灯光熄灭了。我闭上眼睛，想吐，想昏厥过去，或者先吐再昏。门打开了，杰森说：“我操，操。”我很伤心，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在做梦。



我感觉周遭出现了房间的轮廓，它并没有一下子出现，而是一点一点地慢慢浮现出来。其实那房间一直都在，这一切只不过是吃药之后的幻觉。过了很久我才相信这房间不会消失，漂白剂味道的床单，米色的墙壁，还有全部装有轮子的设备，通通不会。我终于没有躺在四号实验室，等着失血过多而死。

一位个子高高、长着黑色卷发的医生来查房，她的眼神看起来很不耐烦。一般说来我还算比较欣赏没有耐心的人，因为那表明这样的人比较在意效率。但是我的头嗡嗡作响，她说话的语速又很快，我跟不上她。

“清创做得很成功。一般这种外伤都会出现很多骨碎片和坏死

的组织,但是你的伤口很干净。你很幸运。我得把你的股骨往上挪六英寸,但是这根本不算什么。我们都不怎么需要做骨头的磨平工作。我做了个闭式切断术,在手术的过程中就将皮肤缝合了起来,这在外伤手术里极其罕见,一般我们都会让皮肤就那么绽开着,这样比较容易清除感染的组织。但是我说了,你的创口非常干净。”

“创口是什么?”我的声音很低沉。我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我只是希望她可以说慢点。

医生拿起病历,扫视了一遍。她的名牌上写着“安吉里卡·奥斯汀医生”。这名字很熟悉。她可能在我还迷迷糊糊的时候来看过我。安吉里卡医生一边翻着病历一边说:“可以给你减少止痛药的剂量了。”

这感觉像是个噩耗。我试着坐起来,看到了自己的腿。我看到的是大腿,包扎得严严实实。我看到那里贴着纱布,有绷带的地方冒出三四根管子,上面挂着塑料的药袋。在没有遮盖住的地方,我依稀看到粉色、黑色和闪亮亮的东西,虽然不像,但是那是我的皮肤。我的身体少了东西,这是最可怕之处。我最怕的不是残肢,尽管残肢是很糟糕。我害怕的是周围的空气,留白了的空间。我只剩一半的大腿了,我的膝盖不见了,我的小腿没有了,我整只脚都不见了踪影。我用那只脚踢过东西,现在它离我而去了。这样是没道理的。

“你……”安吉里卡医生说,“残肢的事情昨天就跟你说了,我给你看过。”

“我不记得了。”

安吉里卡·奥斯汀医生在病历上写着什么。她在降低我的麻醉

剂量。我还没来得及反对，她就把手放在了我的肩上。这感觉对我俩而言都很尴尬。“你休息好了我再来看你。现在是最难熬的时候，纽曼先生。过了这坎儿就好了。”

我的房间有窗户。我可以看到花园的全貌。在黄昏的时候，摩天大楼都会笼罩着橙色的光辉。这医院非常的静谧，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在。

有四个护士照顾我，凯蒂、切尔西、弗洛尼卡和麦克。麦克负责给我擦身，这让我觉得很不公平。我都遭了那么大的罪，给我洗澡的居然还是个男的。这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又是一桩让我觉得失望的事情而已。麦克护士很友好，我对麦克本人没什么意见。他教我怎么在不扯掉引流管的前提下解开绷带，我不小心扯掉过一次，那场景我可不想再来一遍。他演示给我看如何再系上，这样半夜就不会松开。每隔四个小时纱布就要换一次。我漏出来的液体非常多，这还没算上从管子里出来的部分。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可怕，如果不进行生理盐水的输液，我估计就会成为一具干瘪的皮囊。我就是个小儿科的物理题。如果查尔斯·纽曼是个容量为八十升的人，渗出体液的速度是每分钟零点五升的话，我们要多久换一次四百毫升的盐水瓶呢？我倒是觉得自己不该被这样的问题牵绊住。

护士们对我的残肢已经见怪不怪。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把床单掀开，看看我的伤口。他们会说“看起来恢复得很好”，尤其是弗洛尼卡护士。她简直爱死我的腿了。她会微笑着拉开我的窗帘，给我换药，

说很快我就能穿上舞鞋了。我知道他们的用意，他们是想让我不要觉得羞耻。这是家好医院。但我还是觉得难过。

后来理疗师也加入进来。他一进来，我就意识到自己又得上体育课了。他身材很好，皮肤黝黑，故意穿着一件医院的小号保罗衫，他的二头肌几乎都要把衣服撑破了。他腋下夹着个活页夹，再加个口哨就俨然是个体育老师了。“查尔斯·纽曼！”他在我床边停下来，双臂抱胸。我一直在看电视，觉得自己很堕落。“是查尔斯吗，还是查理？查克？”

“查尔斯。”

“我叫戴夫。”他把我挂满输液袋的架子推到一边，“我是来帮助你从床上爬起来的。”

我看了看床。上面有温暖的褥子，双脚旁还有几本杂志。不对，是一只脚。我的手机就在旁边。我没觉得躺在床上有什么不好。

戴夫的眼睛闪闪发亮。他喝了很多果汁，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让我觉得自己好倦怠。“我们要一起努力锻炼，查尔斯，我得给你提个醒，有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太喜欢我。”

他拉过来一把椅子，站在那儿，露着牙齿对我笑。我看了看椅子，再看一看他，说：“干吗？”

“到椅子上来。”

距离很远啊，比床足足低了一米，我要是摔倒了可怎么办？戴夫一直在等，他的笑容似乎永远不会消失。我把手机放到了床头柜上，把杂志叠好，把床单掀开，支起身子看看自己身上的纱布、管子。